



宋學商求

孔孟沒道學之傳發揮於宋諸儒諸儒之學是非淺深宏狹種種備具予自幼就而學焉摹擬歸趣以求自得茲將老矣無聞故吾不覺內報偶郊居靜坐尋肄有及因札記之借爲離索師友集成命曰宋學商求言念冥心未悟况暇方人以自驚哉以予之質籍警於外且繁尚無所發明而况不爲此也夫道出於天學折於聖邈而求之堯舜周孔則能與天地相似而顧以宋

爲乎以予之質從事於近且繁尚無所發明而况不爲此也是故合之於博以說約投之於困以冀通考之於叅以互異歷之以漸以追古業之於所常習以希遠其斯學之序乎以予之質烏乎誕言之也蓋託以存其志也歸安唐樞書于東臯浹大樓

宋學商求

陳搏

希夷之學簸頓造物吞吐世維不可爲不爲常置此身丘隅便地任意綿蠻天命之謂性畫蛇添足

种放

雲溪之學宗希夷沉機制世步趨天民蒙書嗣禹說表孟篇及十二時議可裨趙祚晚節騰訾多俗梗所起然亦以有意召之世謂豹林捷徑

便未的然也

高懌

安素之學伯仲豹林終闕不試無自以爲雌黃
朝孚寇杜野尚三友庶幾幸永終譽

李之才

青社之學受穆伯長穆以受种明逸种以受希
夷其後青社傳之邵康節其語康節析科舉義
理物理性命第以爲詰則知其所謂性已舍三
者外而求之豈本末精粗一貫之實哉

聶崇義

秩裡亨治對越有所由來考古象文因心未始
不印翊盛以持開業之本從道而體隨時之宜
而聶國子商宋新猷鑿鑿典具一代之興潤矣
獨不衡先後着爲欠事下中書省下禮官下儒
學議悉不以是及惜耶

黃晞

輦隅之學憤世歔歔瑣微論已非樂天

徐復

冲晦之學依玄飢微綽有超思然淮浙老脚總屬藝成真玄至微之實曾以爲步推聲噐之間者乎

鄧孝甫

筠州之學志於用世伊誰尸之文昌不專於詞宰輔不專於才其無所執焉歟乎

張舉

正素之學其士之次歟篇章更漏皆其培溉欲求以進之未能也

譙定

青城之學初學郭曩氏易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入象自心著見以心通心本性生性由命立則譙郭淵源能以體天地之撰爲象立天地之神爲見否耶後以授籍溪白水及馮時行張行成是時蜀盛易學馮張皆蜀人篋叟瞽翁多能衍誼

張詠

乖崖之學知宗希夷不大入悟然煞將赤心付

信心料理耐得走得擔得轉換苦惱得只終日
撲塵面躍寰身重着勞碌無以自率本等

韓琦

魏公之學沉毅悠逸行其所知非識上起明則
不達非定上起迪則不徵達之徵之可以爲學
矣而謝上蔡以其爲不由講然否歟突而來而
應忽而發而備久而持而理量所受也非性邪
廓不名量而程伊川以其爲間氣終歸上資根
然否歟透露世情不落濁俗見却容却處却脫

却真漢子只勞頓威音王以後零碎

范仲淹

文正之學有運量有持待有光燁行無襲軌見
無介藩幾於性真矣然微擬其所發孔鑄不由
曾魯未篤不免倚見聞爲幫并緣俗化爲馳駕
喜功名而勇事爲無以盡融厥中是以所存不
累而言爲避忌用若任率如戒姪書解呂申讐
爭前慎却之類可見使得遊洙泗之濱豈在子
游下哉

胡瑗

安定之學體用合作經事耦功宋代菁莪斯所
盛矣顧析從無主專重既孤其要只在慎獨欲
請以爲質

孫復

泰山之學經明教嚴師道以作人爲立正學以
率性爲道謹儀程表章句當有進於是者

石介

徂徠之學硜硜不隨能和以絲竹翕如純如乃

成皦繹

周敦頤

濂溪之學灼見道妙體用流行渾乎一貫得此
欄柄造化入手治有其宗而事循其則此外更
無餘法中間才力造詣未暇論君子脩之而已
若曰但默契道體待擴於二程不已裂乎夫六
經未有以體用並述一源之說出佛氏之典蓋
復岐而爲二掃百家而盡空之曠哉鄒魯依其
在目

程顥

明道之學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內外主於敬而
行之以恕明於庶物而察人倫務於窮神知化
而能開物成務就其民生日用而非淺陋固滯
不求感而物應未施信而民從筮仕十䟽足以
占王道端倪惜早世未極其止

程頤

伊川之學精傳周教敬沿家承加以窮研物理
溥歷仔肩懲異學高明之病而務欲歸於踐履

可謂備全矣玄藏欠封命之流行而不已似歛
一格

張載

橫渠之學知神化天人精粗本末通體如貫其
見已到至處西銘推出本體與孟子性善養氣
同功又東銘一室交列原無偏重禮入之教欲
立於器通於運亦兩不相離而志趨之所向才
力之所任又足以勝之但人謂其造道之言其
自謂亦曰譬一株根本枝葉悉備充榮之者其

在人功而已此自道真語也

邵雍

康節之學探閱玄微條點造化其志氣澄邁已超立九霄之表不累塵寰寒暑第日用居藏應時裘葛不自愜膚體終作隔溪風火

司馬光

涑水之學以誠入純乎實踐信人也而博極群書以求克實之美精誠之至可以貫金石華夷男女老幼賢愚皆知爲司馬相公誠之感於人也而氣魄足以任其所運茲其所以爲涑水歟學不通於太虛終守之以人是亦涑水焉矣

王安石

金陵之學信古不信今信聖人不自信其心心虛可以致學人從可以考德一信萬信三不足萬不足實之弊至此也當其未顯於事以經術實其心的然自執不浮沉於世人有以孟子推之及其小試於鄞以政績實其心牢矣不破不計其不可行於天下遂毒民誤國而有不悟起

於意必以墮惡流是則學之爲病矣

鄭譙

夾漈之學如釘鉅春盤入齋堂布施

張九成

橫浦之學快便明切超然無塵埃粘染覺之一字萬行靈機然終不脫直了彼未嘗不討論不講習總培溉見成家當徑山其所自來杲老才智迥出人只如自種自喫不納貢賦亦不受人周給

陳祥道

三山之學如黃蜂遊百卉強力掇啖終未能釀蜜

李覲

盱江之學擬諸聶宗義輩尤善討訂富人窮力購骨董以致貧出而現之曾不若糲粟紕縑

劉安世

元城之學受之涑水自不妄語入其氣勁毅不能下人謂殿虎鐵漢露見軀殼然發詞詳慎御

情雅和自忍於死生患難功亦未嘗廢也得力
禪來

呂大鈞

京兆之學其不可量者歟入德莫貴於強明正
亮而銳發之勇以之不以衆詛不以辯奪不以
勢回不以力窮進學莫貴於不自止而擬議之
功以之見程張便無疑別便有疑疑便疑其終
疑不疑甚哉學之爲病信病審病信信上起
審審上起信京兆之不可量乎然明道云渠莫

知疑箇恁予敢贅曰莫知信箇恁

呂希哲

滎陽之學抹馬膏車燭日設祖而未及識岐

朱光庭

偃師之學篤志力行輕身慕義蓋云勇矣然伐
異植同非一體之公聞斯行諸無曲成之術析
理未精化神竟滯

李籲

緱山之學與河南劉子絢乃程門外護

馬伸

東平之學求見聖人於生故求見聖人於死有子路結纓之勇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然蓋評學也

楊時

龜山之學宗二程氣象似明道持討以擬伊川推其所得議當世事咸切機宜淑人心而闢邪說能坐而致之學者以爲程氏正宗初從明道送之歸曰吾道南矣後羅李之瓜果大發明有

以出處讐言恩疑者有以餘禪論者有以雜博訾者皆不知其爲養其方以下惠亦姑迹其粗要之未及其至爲質性所限未變化盡

謝良佐

上蔡之學窺明道閫奧識持主腦簡而密故展托得開但氣質樸實終限垣域若繩以竺派非也語錄論仁論敬論誠論窮理及入德之門教人之綱深玩味自得

游酢

廣平之學宗伊川而綱領不墜於人多感乎

呂大臨

藍田之學爲程門四先生之一程之徒言議事爲若而人不少况不越三子發明烏乎藍田爲哉夫亦取其實爲力耳

張繹

壽安之學銳銳從特來特無立是以學貴有持自作主張則天地不得而生我

尹焞

和靖之學如勤畊治瘠畝終乏豐獲然鋤鋤見穀

孟厚

世有不飭儀不脩近以爲學者其病不廢心於內則驚情於遠廢不及見驚不暇見不及不暇是不以合內外爲心洗而退藏於密放之而準四海其心之蘊哉程門孟子嘗心於學而一室糞穢不治非知心者也

侯仲良

程門侯子貫通經術商察時務安羈苦而不移
可謂自力於學而不諧於俗入館人家見佛像
佛書而走有父在而主祭祀則不飯於其人和
靖謂其議論只好隔壁聽析理之未精其弊在
不講得無憂乎

周行已

程門周子苦守蕭室登科娶瞽其志已銳然而
後來馳逐世紛自以爲擺脫不妨彼固非假借
累於意見之墮耳泣岐泣絲可不慎乎

蘇昞

武功之學如新移栽大松栢枝葉尚精神只經
不得霜日

劉安節

永嘉之學補衲襲陳儘禦感發不能自起機杼
胡安國

武夷之學道慕伊洛而志在春秋據經立言明
天理正人心以陳南面之學術其論時事述治
體瑰然雄正切切不以爽誠用世具也輪轂秘

機更上一段再得拈着則不爲几冊玄矣

羅從彥

豫章之學龜山嫡傳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探據本源以爲致用之具其論治皆切時正義使其見之施行皆王道之要特謹於歛約光輝不著竊蓋疑其噐也

李侗

延平之學得諸豫章以遡河洛大要尊伯子默坐澄心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作何氣象中間種子含蓄多少意思庸詎致訝乎其後耨耨培溉莫覩鋪張以驗有獲未能遥斷也

胡宏

五峰之學析性命精微之妙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理於一原指理欲之同體驗之端倪之近推之蘊奧之深歸本只一敬而欲先識仁體其玩心神明學者未易窺及若對景鋪張能日用醯醢便不是餓肚富戶

胡憲

籍溪之學當元祐禁嚴與屏山白水鼎力篤求
可謂不溺流俗矣自黨禁後縉紳逃禪類煞有
所得自程門衍派向來精於學者居敬以克已
窮理以致用兩言彙括似不若禪直截孰知此
兩之化乃復俟一而神者乎

劉勉之

白水之學與籍溪相似白水師元城

劉子翬

屏山之學簡截勁肆復齋一銘聖傳十論足布

底裏嘗自言不遠復平生三字符直能允迪但
以軻死不得其傳為孤聖道絕後學殊矯而過
之

劉清之

靜春之學工夫志趣點水滴凍祇是枯索不能
副其所為

王蘋

福清之學實實則能守守則敝拘是故推其能
樹已通人尚矣摘其敝泥古束迹于何哉

李郁

西山之學果於自守不樂外干緣有定力得而知之其歛事物歸精神凝渾淪爲涵養有真識則不得而知之

李衡

樂菴之學游戲生死鄙瞿曇只不動念不知瞿曇此外妙應能習而不能察臘月三十日直得好散場總是告子強制

朱熹

晦菴之學後世宗之以爲集宋諸儒之大成大要居敬以立其體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居敬內外合養其窮理本末兼致其反躬動靜交修語學於是其誠謂之成矣第頭腦浩繁省持叢午欲其序不可亂則奚以爲歷欲其功不可缺則奚以爲期安得起公以承析請

呂祖謙

東萊之學能展以見功能合以見容能受以見積能順以見用巋然爲一代宗望夷考運用來

歷如御庖調手儘能劑鹹淡但依舊喫自家羹
哉

張栻

廣漢之學英爽喫緊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然
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又曰無所爲而爲者義
也世以此言爲發前聖未發竊疑下手照顧有
爲不爲非理非敬何以得其向往之真當其未
感何以養其靜淵之體廣漢師五峯五峯得之
其父武夷武夷得之上蔡廣漢才力足以致用

尚滯裂文義五峯見識打成一片只才力未能
達

陸九淵

象山之學淵然心得不落格套拈出生天生地
生人生物之本自作爲自受用非角時聞伊川
言便覺與孔孟語不類讀論語便疑有子支離
天下人習染舊業煞疑其爲禪天下人不知禪
烏能以識象山象山自信太篤亦不知禪之所
以爲禪烏能知己之禪不禪佛了正覺空相不

空心未嘗離物理人情也象山能漸學漸進耐
得商量纔是入得至路否則直下能見性乎

陳亮

永康之學銳情植事幾流邁俠自謂雷雨風雲
交發並至龍蛇虎豹變現出沒推倒一世之智
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其爲志已糲而外是以居
身軼軻知其術之不能行也其謂天理無架漏
過時人心非牽補度日乃得造化生物之本心
源不死之機未可致訾

魏挺之

艮齋之學志節卓犖凌空趨遠探訂勤苦上古
下今存乎銳乎性乎興乎天乎人乎曾以辨焉
否乎

蔡元定

西山之學與其子九峰沉於晦菴直打合同其
博學尤勤於訓詁其踐履尤務於狷約

黃榦

勉齋之學深入朱閫

李燾

弘齋之學朱門稱黃李

李方子

果齋之學宗朱而重居敬者

黃灝

都昌之學宗朱而重踐履者

張洽

寶章之學宗朱而重窮理者

陳淳

北溪之學宗朱而重訓詁者

廖德明

槎溪之學信古守狷確乎不移平生受用三代
直道而行一句然只是斯民

趙師淵

訥齋之學宗朱而重史事者彼謂此學爲冷淡
生活蓋論從容進修之力非徹見本源欲到澄
然無事處故申商楊墨總屬外套奚足以砭訥
齋膏肓

杜知仁

方山之學宗朱煞切問近思能於師門自作主張惜未見成就終是不可與立

陳埴

潛室之學窮索甚勤終落文義不見及本原故任事喜功漢論數篇隨人誇附茅焦夷門侯生等議竟落第二義

薛季孟

涌上之學務博喜功幼從父宦遊聞渡江諸老

中興經理大略輒喜就老校退卒語得韓岳事詳年十七遂起從帥辟後雖事程朱學甚劬畢竟露起家頭角

程迥

沙隨之學博聞窮訂制行立政咸桎梏經義

陳傅良

梅潭之學克已競業增進叅倚其爲文脫新宋格至增重夷貊第入頭窮理偏重訂考故直內太信卒病壁立倚天

葉適

水心之學慷慨負經濟文行傑然着數不定一落侂冑穢局便輾轉脩緻益深過咎是以學貴知本

李道傳

井研之學勇於行誼以氣節爲務卧榻屏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經史無論著曰不敢不苟作詩文曰無暇銳然直前不見四面

楊簡

慈湖之學得象山骨髓象山收斂精神自作主宰更無別法即是道心大同不起念爲聖天地我身變化我心豈能自外只根器不同人各自循其分未得盡謂聖學中間一無把柄便恣情任欲由之而起以况豪爽之士托於自便籍之以爲話本實貽誤天下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子思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二字可以玩之有餘味

真德秀

西山之學追武晦菴開黨禁明正學通識治源
甚有切於當世但牽制文義未見穎出自性

魏了翁

鶴山之學師李弘齋得朱門所傳而尤出入禪
宗交籍互發其剔歷敷陳多由自己運用

何基

北山之學師黃勉齋黃以真實心地刻苦功夫
交舉詔之卒傳其學自朱門衍派一再傳後漸
以失真或硜執以爲居敬或襲祖以爲踐履或

訓詁以爲窮理而大要病於困心章句以爲經
義是以記誦說釋客勝主微而孔子博約之旨
反湮沉而亂其真矣何之徒有婺川王栢及有
慶元王應麟慈溪黃震其爲功甚勤而終非翕
聚疑一之發自是以後求若數子又不可得岐
博約而爲二其弊一至此乎

附錄

予既述宋學商求因憶平時與友人論
議可互為發明者併錄以附於後云

鮑子才問通書幾字周純公指點人用功喫緊
處却如何太極書不發明此意答曰主靜處正
是幾又問主靜是指太極幾則動靜有無之間
曰動從靜中作靜在動中藏這是常感常寂故
主靜所以慎動慎動正是主靜幾者命之流行
而不已無動無靜乃太極之本然也得此欄柄

是爲人極立又問幾既是大極本然誠屬恁麼
曰總是此一件自其理之真實而言謂誠自其
理之發動而言謂幾自其理之運行而言謂神
自其理之存主而言謂德又問何以謂誠神幾
曰聖人曰自其行此理而自然謂聖真實而無
妄發動而能持運行而不滯則自然之道也又
問然則幾非常人所有曰常人安得有幾惟其
理之實有於心所以隨處擬議以成其變化這
是乾乾不息之體學不至於聖不是昏昧便是

妄作安得有此以爲隨感而應之地又問幾爲
聖人所有如何又有惡幾曰惡豈有幾如弩然
機發便其直如矢自然旁行不得又問如何謂
幾善惡曰此對誠無爲而言謂幾分善惡蓋有
善而無惡也鄙見謂豈惟胡氏幾圖不然晦翁
亦作兩截看

周靜夫問程門主敬功夫得不傳之絕學却從
何處悟來答曰還從濂溪之門授受主靜立人
極儒者用世緊要機括又問敬貫動靜何以古

人都從事上說敬曰心無動靜靜是動之主動是靜之運常動常靜事爲動事有主則謂敬敬之爲靜程門以主一釋敬又以無適釋一太虛之謂一安得有適蓋以靜主動止於我而不逐物非謂專主此一事不適他事又問二程同否曰明道已打進做一片伊川居敬又要窮理又問坤之六二既曰敬直內何以又加義方外曰坤六二一爻生二說二說闡一意不是兩樣功夫各時舉動效法之謂坤正當有感之際以內

卦之主柔順中正故有直方大之稱不回邪之謂直無殘缺之謂方能不回邪自然無殘缺欲無殘缺須着不回邪故敬是義的指向義是敬的作用又問如何說敬義立而德不孤曰不孤之謂大對不敬不義而言天下未有不義之敬不敬之義枯守義襲皆非真德

盧元功問橫渠禮入之教何如答曰此是各儒宗對時育物的苦心要旨至道無言纔落議擬便舉重舉重便有專勝雖當下製方處病成變

化以定低昂總屬權門顯實宋初諸易師高迪
玄覷用懲絕學至周程會極全盛宗元橫渠慮
人之無所據浩漫以馳乃有自禮入之教况禮
原是天理節文仁之井井秩秩不相紊處所以
橫渠容聲啓口又動拈禮本有曰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有曰禮非止著見於外
亦有無體之禮有曰禮本出於性又問此禮既
是合內外之道何不舉內以該外因精而得粗
曰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但見有內外守有內外

其守其見生於時而道與學存乎我定我之所
存以正時之流弊是以不得舍此取彼又問橫
渠借名申意已得聞命然其意却在專求諸內
還是內外兩忘曰根底橫渠學術却尚有說橫
渠用世之蘊宇宙內事統體一心安謂專內西
銘正蒙理窟世維玄運駢肩獨擔安謂兩忘鄙
見私窺祗恐其有內有外又問周孔於內外有
乎忘乎曰聖人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蓋無
有無忘又問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

不成此正是有內有外否曰恭安非兩物孔子不自知之學者想像形容聖人則然烏得而學之也又問明道何以謂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曰明道正謂不能學學則病生又問上蔡謂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湏勿忘勿助問仔細認取然否曰這話乃形容繁語助忘上着不得力湏必有事焉仔細認取必有事之謂也又問以勿忘助求恭安禮果非容貌度數曰儒宗成就人才總

不脫這裏只話頭轉得一轉又問理窟謂禮所以持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湏禮以持之此可合教旨否曰此話分明從外面補轉自性乃小學少儀弟子職勾當豈千古道脉所在理窟或有綴雜

王以仁問性有五德洙泗何爲以求仁設教答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生者所以謂元者善之長義以宜此禮以序此知以知此信以誠此四者以成是仁仁

以成是人謝上蔡謂活爲仁具此生理自然便
有惻怛慈愛之意故脩道以仁人所當行之道
有未盡則藹然而興不容已之念是則人之所
謂仁也故又曰肫肫其仁與生俱生是惟肫肫
然弗但息矣今夫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
以照臨山川之所以流峙草木禽獸之所以生
滅風霆霜露之所以變化統體夙燾合同而化
無後先登耗顯隱難易之別到得觀法具象出
機散殊人惟至靈反貪天功以爲己力忘其所

自來而逐於所向徃昧其所固有而恣於所本
無假天靈以資情竇乘生勢以趨世緣而仁斯
斬矣世當周之末造人心陷溺正道漸微孔子
有憂之指點爲人之實以詔世人之矚瞽使各
去其私而仁得仁得而道在道在而學成言至
於仁而五常百行皆未嘗外之也又問顏曾孔
壇嫡派何以不布衍仁訓曰顏曾得手撒手見
真脫假異辭同指學之化也又問仁者人也仁
人心也思孟有所從來否曰思孟不約而同曠

世相感真裏印真化中生化無相襲也又問續
孔壇秘絕謝上蔡獨能發之曰道理只是這件
上蔡也能覷着這是不走作宇宙真機但此物
未嘗秘絕亦非孔門故物又問何以言之曰孔
門是三月桃李花上蔡是冬花孔門是飢時飯
上蔡是厭飽後飯花也總一般飯也總一般只
是結果不結果濟用不濟用差別又問上蔡造詣不謂
淺薄乃如此曰上蔡不是瓶枝剪彩不是未成
穀未成炊自孔孟以來也甚難得又問如何又

是未嘗秘絕曰此至寶無時無處不發見只是
微不能克歛忽不可久見過信不過拈着用不
着耳何曾秘何曾絕又問上蔡活處如何曰知
痛痒又問上蔡謂孝弟非仁孝弟已於父兄知
痛痒如何非謂之仁曰孝弟是爲仁心存即是
仁孝弟是即其所被上蔡此意一轉而爲張橫
浦張橫浦一轉而爲陸象山上蔡所不敢衝突
者橫浦盡衝突橫浦所不敢衝突者象山盡衝
突象山一轉而爲楊慈湖象山所不敢衝突者

慈湖盡衝突

吳宗魯問溫公一誠爲學能續堯舜之傳否答曰堯舜之道允執厥中誠是允却須不失其中尾生白公亦是允若真謂之誠必盡精一功夫始得

謝成叔問道一編果是定論否答曰異者不得強同初時二先生太辨後來兩下俱平緩大段是年力盛衰之故壯時英氣銳競論不已末後老成說話乃妥帖要之學術各自成家又問二

家誰是曰勝氣未除總於性命有干涉若謂透見一路各能顯著宇宙好光景三代而下非人所能及也

答姚子冲問曰易謂一陰一陽濂溪謂太極陰陽橫渠之謂太和一也故道與氣一也無異同無先後無彼此無偏全者也道也者以其沛達而言之也氣也者以其氤氳而言之也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有流行而爲氣虛之極則不滯故有靈通而爲理不滯則所以爲生

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爲生立有生之機有生負
終匱之化然有生之機即假終匱之化而見氣
外別無尋理處漢宋諸儒俱分理氣作二種其
曰性即理也性非即是氣乎其曰生之非性謂
夫昧於爲生者也仁者人也之非然乎故易一
陰一陽兩一字非以言乎等勻者也時陽而陽
之時陰而陰之不失其太虛之本則道之所在
也愆陽伏陰橫於流行而無所主得爲道耶夫
不愆不伏不橫於流行則爲時陽時陰陰陽時

則和而無戾是則橫渠之所謂道也超漢宋儒
而爲見者也故氣得其正之謂道不必氣外別
尋道道所運化之爲氣不必道上更生氣太極
圖數圈發明自無極以前至萬物化生以後總
是這一物其分陰分陽總是這一極其動極靜
極二極字即太極之極字惟其動以太極而動
靜以太極而靜故能繼成迭用氣與道一物所
以爲和之至也夫理氣原不相離奚俟強彼而
合此又奚俟籍此而善彼強而合之者苟告宗

也有所疑乎氣思以制之也籍而善之者莊列
宗也有所鄙乎氣思以助之也弗強弗籍而遂
之者夷惠宗也有所聽乎氣思以直趨也之三
者皆非所以爲和則其於道遠矣外是而弗強
弗籍弗遂而蔽逐於緣者則世之節槩文章政
事者也有所橫乎氣思以假之也又外是而與
世低昂無所自主於志民斯爲下矣則氣之爲
戾甚焉乃以羽儀聲響條條乎美於人以為
豈不誤乎

姚擴之問陳龍川附漢唐之治於三代終是偏
霸手段答曰此是論道體逝者如斯夫意思渠
謂天下大物不是本領宏大開廣却擔當不去
蓋雖智力欺假一時亦不旋踵而定豈能勉強
得三四百年來這誠有協於人心可包裹許多
品彙處纔能安於自享中間偏全純駁高下淺
深即在二代其迥世傳葉猶有不能盡齊者若
謂架漏牽補度時日豈惟漢祖唐宗縱到嬴隋
操莽固未嘗漸滅龍川不是論人品亦不是論

治道乃直指化機流形大塊滿眼皆本相呈露
惟其知之便能體惟其體之便是道至其出入
大小生熟以分人品賢愚而別治道隆污則三
代漢唐不待智者而後以爲異同也又問龍川
得爲王佐乎否曰龍川有王佐氣魄尚是狂者
造詣地步儘宏大開廣着只不屑在道中庸處
極高明成就直不得自己便宜舍身普物是其
活計又問是乎否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

殷士重問程明道可謂純德但其才能濟事否
答曰明道論王霸等十疏煞得天德王道要機
漢唐而下章奏都無人道得又問此亦恐是經
義中常談若到犯手做或未見如何曰這須得
勢得時不可執一論明道自不是空見又問何
以知其端倪曰新法氣焰既不廢本等又不惹
禍孰能運量得來不知者以爲軟懦取容其知
者以爲開誠乎感殊不知直是運量處的的分
明不欠缺些子當時荆公亦殊不便只耐不過

他周詳和雅如荆公嘗謂明道之學如上壁便
答云參政之學如捉風當荆公厲色怒言者便
徐語以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
之雖戲玩匆遽間不放懈走作豈泛然聽捨而
已又問究竟不能救正何歟曰成敗利鈍有天
存非所以論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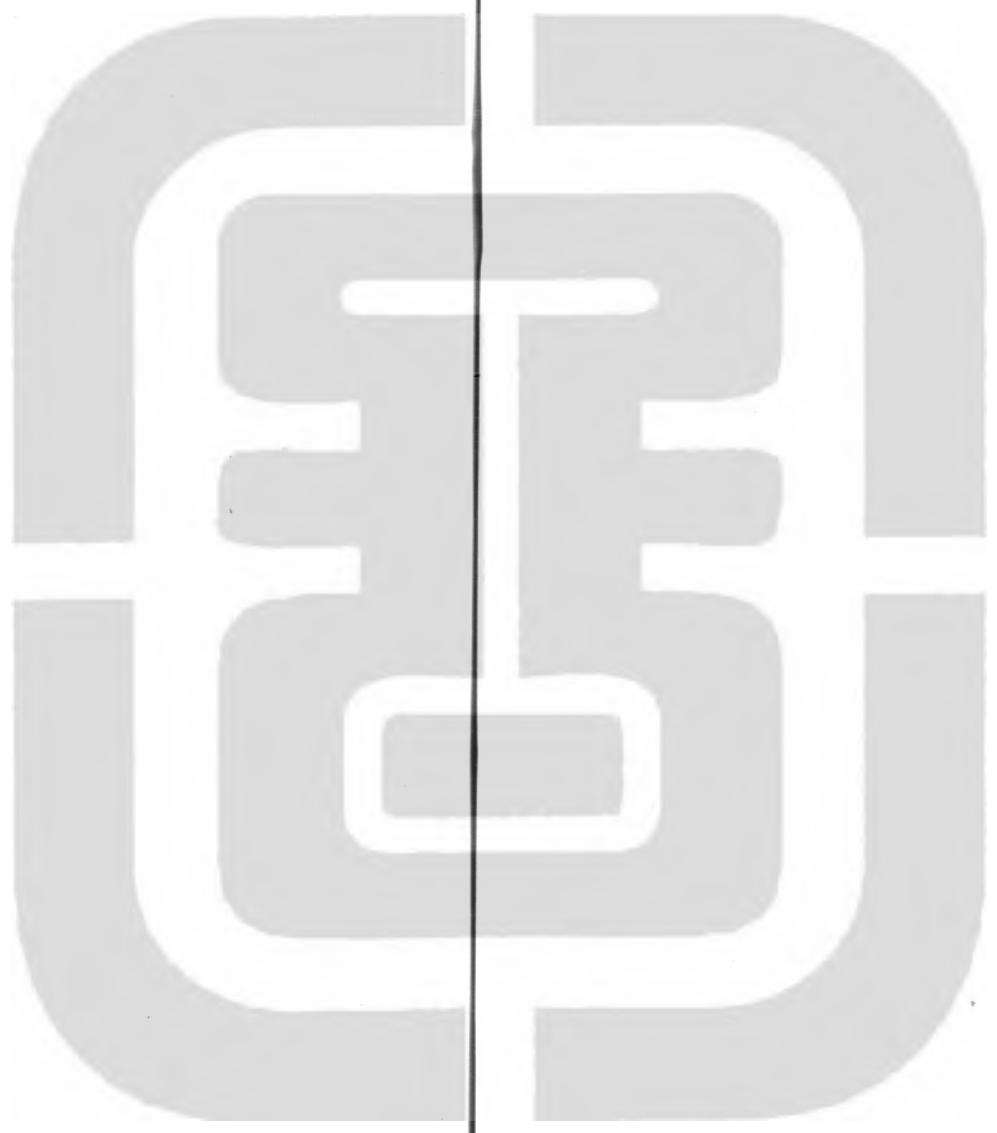
宋學商求跋

一庵先生舉進士即上疏論時事以罪去居茗
雪間二十餘年著書若干篇穩少從先生游獲
見其書大要以討真心復本體爲主四方之士
靡然聞而宗之蓋自陽明先生倡明正學之後
稱踐履真實默契宗旨者吾鄉有先生及豫章
念庵羅先生數公耳穩晚恨不獲游陽明先生
之門而猶幸有先生焉亦竊聞緒論矣而年至
四十未有稱焉孔子所謂不足畏也可嘆哉今

年先生以宋學商求一冊屬穩遺羅先生羅先生復書於穩曰確有見哉余不及也穩因受而讀之遂喟然曰自孔孟沒而學至宋儒始明然亦自濂溪明道象山諸子而止矣其他或得此遺彼或循外遺內久之沿而不察習以爲是支離乖隔不知全體爲何物猶曰聖學不亦遠乎夫子夏之後一傳爲莊周自孔門以來且然况宋儒哉此先生之所以憂而考覈不得不精品別不得不嚴也非先生學見其全惡能不爽尺

度若是哉雖然莊生有言舉魯國而儒者一人審爾穩於宋儒奚求備焉惟竊以自勗不失先生之傳庶幾有聞於後云爾

嘉靖己未秋九月門人陸穩書于江西之明慎堂



卷六

